

國學小叢書

楊

朱

陳此生著



國學小叢書

著者陳此生
編輯主幹王岫廬

楊

朱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目錄

第一章	總論·····	一
第二章	楊朱的根本觀念·····	二九
第三章	楊朱的人生哲學·····	四〇
第四章	楊朱的名實論·····	五〇
第五章	楊朱的政治思想·····	六五
第六章	結論·····	七〇
附錄	楊朱言行集·····	七八

第一章 總論

第一節 楊朱篇是什麼時代的作品

我們所據以研究楊朱的學說，只有列子書裏的楊朱篇。但列子這本書雜湊而成，已爲學術界所公認。有人說是劉向時代的偽造品，亦有人說是東晉清談家的學說，我們且不管他。現在我們要討論的，究竟楊朱篇是否戰國時代一種記載楊朱言行的文字，卻被後來編造列子的人胡亂拉入呢？關於這個問題，有好幾位學者，也曾討論，如胡適之先生說：

『列子這部書是最不可信的，但我看這一篇似乎還可信，其中雖有一些不可靠的

話，大概是後人加入的。但這一篇的大體，似乎可靠。第一，楊朱的「爲我主義」是有旁證的，此篇說他的爲我主義頗好。第二，書中論「名實」的幾處，不是後世所討論的問題，確是戰國時的問題。第三，列子八篇之中只有這一篇專記一個人的言行，或者當時本有這樣一種記楊朱言行的書，後來被編造列子的人糊塗拉入列子裏面，湊成八篇之數，此如張儀說秦始皇的書，如今竟成了韓非子的第一篇」（中國哲學史大綱）。

胡先生承認楊朱篇爲當時記載楊朱言行的文字，可以代表戰國時楊朱的學說，這是我很表同情的。但他所舉出三種理由，除了第二點我們認爲滿意外，第一、第三兩點，我覺得還是證據薄弱，很容易被駁倒，何以故？列禦寇學說，在莊子、呂氏春秋也有說過的，也是有旁證的，若據此便以爲列子這本書可靠，恐怕有點不當吧！荀子書裏也有篇叫做哀公，專記哀公的問話，難道荀子書裏只有這一篇可靠？而且列子書裏以人名篇的有黃帝、周穆王、仲尼，雖不是一篇全記一個人的言行，而仲尼篇的『孔子曰』已佔着大部分了。

梁任公先生絕對的不承認楊朱篇是戰國時代的作品，並不承認可以代表楊朱的學

說。他說：

『我看這篇書文章雖然優美，卻是前漢以後人的筆法，試拿來和莊子頭七篇一比，便比出來。裏頭所講的，完全是晉代清談家的『頽廢思想』。周秦諸子，無論那一派，都帶有積極精神，像這種沒出息的虛無主義，斷斷不會有的。』（評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）

我以為拿些什麼『筆法』來做印證的理由，是很虛渺的；試問和莊周同時或相近的墨、孟、荀……等，有那一個和他的文筆相似？孟子、莊子、荀子，各人有各人的著述，試問怎樣分別孰為戰國時代的筆法而孰不是？莊、孟、荀既各有不同，若認孟是戰國時代的筆法，則莊、荀皆非；莊是，則孟、荀皆非；荀是，則孟、莊皆非。我們既不能必定或莊，或孟，或荀為戰國筆法，則亦不能說楊朱篇必非戰國筆法。至於說楊朱篇完全是晉代清談家的『頽廢思想』，此乃近於主觀的武斷，更不足以為證據材料。『人人不損一毫，人人不利天下，天下治矣。』『天下無對，制命在內。』這種理想，怎可以說沒有積極的精神？退一步說，如果以他所講的『知生之暫來，知死之暫往……』為頽廢思想，然則老子之『不為先』、『曲全』、『苟免於咎』，和莊子齊

物論所說：『其真一受其成形，不亡以待盡，與物相刃相靡，其行盡如馳，而莫之能止，不亦悲乎！終身役役，而不見其成功，蒙然疲役，而不知其所歸，可不哀耶！人謂之不死，奚益！其形化，其心與之然，可不謂大哀乎！人之生也，固若是芒乎！其我獨芒，而人亦有不芒者乎！』這種思想，謂之極頹廢亦可，難道我們亦可以據此而斥老子、莊子爲晉代清談家所偽造？我以爲楊朱篇確是當時一種記載楊朱言行的書，被編造列子的人強行拉入的。

甲、淮南子汜論訓說：

『兼愛、上賢、右鬼、非命、墨子之所立也，而楊子非之。全性保真，不以物累形，楊子之所立也，而孟子非之。』

我們看了這幾句話，可以想到淮南王安的時代，總該會有一種記載楊朱言論的文字；如果是不然的話，他們何以知道楊子非墨子的學說？細查古籍，莊子對於楊朱，只有幾次與儒墨：並舉而斥之，和兩次老聃問答的話；孟子亦只言其『爲我』、『拔一毛利天下不爲』；荀子、韓非子亦略載其言行；呂氏春秋則只有一句『楊生貴己』；總沒有楊子非墨子的話。

是則淮南子之所云，決非根據以上所列各書，而別有所見而言了。但楊子非墨子的話，又僅微露於楊朱篇，楊朱與禽滑釐問答一段，是則淮南子之所云，根據楊朱篇無疑。他們雖然沒有指出楊朱篇，但『全性保真，不以物累形』一語，確可以總括楊朱篇全部精神。考淮南王安之著書，約在漢初文帝年間，是則楊朱篇爲漢文帝以前的作品，而非劉向時代所偽造，更非東晉清談家所偽造，於此亦可以確定。

乙、漢書藝文志裏，載有列子八篇，劉向的序有說：

『至於力命篇一推分命，楊子之篇，唯貴放逸；二義乖背，不似一家之言。然各有所明，亦有可觀者。孝景皇帝時，貴黃老術，此書頗行於世，及後遺落，人間未有傳者。』

觀向所言，用不着慎思明辨，亦可以決定楊朱篇是從別處胡亂拉入。姑勿論列子這本書是漢景帝時代的人編造，抑或是劉向那班人所偽，如果楊朱篇是編造列子的人一手偽作，又何至弄成『二義乖背，不似一家之言』之書？其實列子書裏頭和楊朱篇二義乖背的，又何止力命？即如黃帝篇說：『養正命，娛耳目，供口鼻，燦然肌色，盱眙昏然五情爽惑……黃

帝乃喟然歎曰：「朕之過淫矣！養一己其患如此！」……於是放萬機，舍官寢，去直侍，徹懸鐘，減廚膳，退而閒居大庭之館，齋心服形：『這和楊朱篇的『當身之娛，非所去也』，『肆之而已，勿壅勿闕』，更不似一家之言了。其餘列子書裏各篇的學說，差不多通是佈滿神祕的氣味，和楊朱篇那種堂堂皇皇的發揮爲我主義的言論一較，真是截然兩事。再看張湛的序說：

『遭永嘉之亂，與顓根同避難，南行車重，各稱力并有所載，而寇虜彌盛……先君所錄書中，有列子八篇，及至江南，僅有存者；列子唯餘楊朱，說符，目錄三卷。比亂，正與爲揚州刺史，先來過江，復在其家得四卷，尋從輔嗣女婿趙季子家得六卷，參校有無，始得全備。』

據張湛所言，我們應該注意者，劉向時代所發見的列子——初本列子，究竟是否一定爲漢人編造，尙是問題，但最遲亦不能在劉向以後。——至晉代永嘉之亂以後，又經大大的改組。張湛雖然說他的祖父『參校有無，始得全備』，難保當時不插入他們的意思！所以列子之被後人疑爲東晉學理，亦半因於此。但他又明說：『列子唯餘楊朱，說符，目錄三卷』，是則劉向時代發見的列子之楊朱篇，至晉代改組列子的時候，仍能保存。

丙、列子書裏各篇，差不多有十分之八是東鈔西襲的；若細細將他分解，大概有十分之六見於莊子，有十分之二見於呂氏春秋、韓非子……等書；其中尤以黃帝篇鈔襲得厲害，最少有十分之九是由各書聚攏而成。但只有楊朱篇卻不如此，這篇書裏頭的話，很少發見在古代書籍，只有『楊朱見梁王，言治天下如運諸掌』——這一段話發見在說苑，但說苑不過是劉向所編，成立的年代很晚，大約他是從楊朱篇裏採出來的。於此，我們將楊朱篇與其他各篇一較，越顯楊朱篇爲一種獨立的記載，和列子原來無涉。

從甲、乙、合觀，楊朱篇既見於淮南王安，沿至劉向特指出而言之，再沿至張湛又特指出而言之，則楊朱篇是漢初以來一種有歷史的，有來源的書。從乙、丙合觀，楊朱篇與列子各篇有種種不吻合的顯跡，不過劉向時發見的列子，強行拉入，而張湛時改組的列子仍其舊，則楊朱篇是前代一種獨立的書。

夫吾人聚訟的焦點，在乎楊朱篇是否東晉偽造耳，既證明其非是，諸問題便可以迎刃而解。何以故？東晉的偽造，清談家之學理也；漢文帝以前的作品，則可以代表楊朱的學說也。

何以故？楊朱學說風盛之時，距漢文帝時約二百年，則距楊朱篇成立之時，最多亦百餘年，斷不致全無根據，而憑空杜撰也。（秦、始皇、焚書是焚不盡的老、孔、墨）。

然則楊朱篇究爲什麼時代的作品？這問題卻不容易解決，因爲古書遺傳下來，可以給我們研究的材料太少，使我們無從確定。但楊朱篇曾說：

『太古之事滅矣，孰詰之哉！三皇之事，若存若亡；五帝之事，若覺若夢；三王之事，或隱或顯，億不識一。當身之事，或聞或見，萬不識一。目前之事，或存或廢，千不識一。太古至於今日，年數固不可勝紀；但伏羲以來，三十餘萬歲，賢愚好醜，成敗是非，無不消滅，但遲速之間耳！』

這一段話很有注意的價值，因爲我們曉得中國歷史上的太古皇帝，愈古老的發見的年代愈後；如詩經裏只有禹，論語裏卻發見了堯、舜——這是根據可靠的書而言，尙書的堯、典、皋陶謨……都是後人偽造，經有定評，故不能引據——所以顧頡剛先生說：

『從戰國到西漢，偽史充分的創造，在堯、舜之前更加上了多少古皇帝。於是春秋初

年號爲最古的禹，到這時真是近之又近了。自從秦靈公於吳陽作上時，祭黃帝，經過了方士的鼓吹，於是黃帝立在堯舜之前了。自從許行一輩人擡出了神農，於是神農又立在黃帝之前了。自從易繫辭擡出了庖羲氏，於是庖羲氏又立在神農之前了。自從李斯一輩人說「有天皇、地皇、秦皇、秦皇最貴」，於是天皇、地皇、秦皇更立在庖羲氏之前了……自從漢代交通了苗族，把苗族的始祖傳了過來，於是盤古氏成爲開天闢地的人，更在天皇之前了」（參看讀書雜誌九，十一，十二，十三，顧氏討論古史的著作）。

我們再回看楊朱篇說『但伏羲以來……』，可見作這篇書的時候，最古的皇帝只有伏羲，尙未有天皇、地皇、秦皇，及盤古出見。如果這篇書乃漢人作的，當然會說『盤古以來』；秦人作的，當然也會說『天皇以來』。因爲這個道理，我們便可以暫定楊朱篇是李斯以前的作品。

再考伏羲的名字，最始發見在易繫辭，而易繫辭卻是孔子以後的儒家把孔子的雜語湊成的，自然會加入許多儒家後輩的話。但神農之發見，始於許行，而許行則與孟軻同時；所

以易繫辭之湊成，最早亦在孟軻晚年。楊朱篇既然能够說得伏羲的名字，大概也在易繫辭成立以後。因此，我們亦可以暫定楊朱篇爲孟子稍後的作品。

雖然，楊朱篇卻又明說『三皇之事，若存若亡……』，究竟這三皇是不是天皇、地皇、秦皇？亦不可不研究一下。依我看來，這三皇似是指伏羲、神農、黃帝；因爲在李斯之前，已經有『三皇』的名字；即呂氏春秋連舉三皇，五帝的句子也有好幾次，如用衆篇說『此三皇五帝之所以大立功名也』，又如禁塞篇說『上稱三皇五帝之業，以愉其意』。考呂不韋著書，約在秦莊襄王末年；而天皇、地皇、秦皇之出見，乃秦并六國統一天下以後，李斯輩胡謔以悅始皇者；其時呂氏死亡已久，若呂氏春秋的『三皇』不是伏羲……等，難道不韋預先知道將來會有天皇……等發生？——高誘註呂氏春秋也說這三皇是指伏羲、神農、女媧。

總核上說，楊朱篇爲孟子稍後，或李斯稍前的作品，似可成立。若我的假定沒有錯誤，則楊朱篇尤足以代表楊朱的學說。蓋李斯稍前，亦即戰國末葉；距楊朱學說盛行之時，不過七八十年，未經秦火，文獻之流傳自多，楊子學說，焉有不能保存之理？若此篇爲孟子稍後之作

品，則更無問題；因為當孟軻之世，儒、墨、楊鼎足而三，正盛極之際，楊朱篇或即楊朱之徒之所作耳。

第二節 楊朱的年代

楊朱年代，古籍固然沒有提及；關於楊氏的事跡，記載亦不多見；故我們欲確定其爲什麼時候的人，很不容易。而且古人所記，時代不特不同，離異竟至出乎情理以外者。例如莊子說：

『陽子居』

（陽即楊，子乃普通的稱謂，如呂氏春秋作「陽生責己」，居即朱音相同）

見老聃曰：「有人於此，嚮疾強梁，物徹疏明，學道不倦，如是者，可比明王乎？」老聃曰：「是於聖人也。」（應帝王）

『陽子居南之沛，老聃西遊於秦，邀於郊，至於梁而遇老子；老子中道仰天而長歎曰：

「始以汝爲可教，今不可也。」陽子居不答。至舍，進盥漱巾櫛，脫屣戶外，膝行而前曰：「向

者弟子欲請夫子，夫子行不閒，是以不敢；今閒矣，請問其過。」（寓言）

據莊子這兩段話看來，楊朱似是老聃的後輩；但孔子亦嘗與老聃周旋，則楊朱最多較少於孔子而與孔子同時。然而楊朱篇則謂『楊朱見梁王』，考梁之稱王，在周顯王十三年（西元前三五六年）。再考孟軻之生，在周烈王四年（西元前三七二年），故梁稱王之年，孟軻已有十六歲。是則楊朱的年代，最早亦不過是孟軻的老前輩耳。又考孔子之死，在周敬王四十一年（西元前四七九年），距孟軻之生，已有一百零七年。這麼一算起來，如果楊朱可以見着老聃，又可以見着梁之稱王，最少也活了一百六七十歲，安有是理？我們再看楊朱篇記楊朱對孟氏的話：

『田氏之相齊也，君盈則已降，君斂則已施，民皆歸之；因有齊國，子孫享之，至今不絕。

據此，則楊朱的年代，正當田氏得齊之後，其子孫昌盛之時。考田和得齊，在周安王十六年（西元前三八七年），距梁之稱王，不過三十一年。楊朱既生存在田氏得齊之後，自有及見梁之稱王的可能，是則楊朱篇兩段所載，殊無衝突，兼可以互相證明，似較莊子爲可信。

又楊朱篇載楊朱和墨翟的大弟子禽滑釐互相辯論，則楊朱當是墨翟稍後而及見禽

子的人。禽滑釐的年代，雖無從確定，然當公輸般爲楚製雲梯攻宋的時候，禽子已能跟着墨翟同往楚國，則其時禽子最少亦有十餘歲。考檀弓下稱『季康子之母死，公輸般請以機封』，公輸般既能爲人請封，當時最少也有二十歲上下。再考季康子之死，在魯襄公二十七年，其母之死，自必在前，是則公輸般之生，大概在魯哀公初年。今假定造雲梯之時，公輸般約五十歲內外，墨翟約三十歲內外（其時墨子已有弟子三百餘人，最少亦當有此），禽滑釐約十六七歲。那末，墨翟則生於周定王元年至十年之間，禽滑釐則生於周定王二十三年至二十年之間。再考墨子之死，大概在周安王十二年至二十年之間，（這是照梁任公先生的考定）那時的禽滑釐大約五十餘歲。墨翟爲一好辯之士，非難異己之說，不遺餘力。夫與『兼愛』背道而馳，莫如『爲我』，但細查墨子書中，並沒有提及有關楊朱的話，則墨翟生前，似未有『爲我』之說。當禽滑釐和楊朱問答之時，楊氏已經有門徒孟孫陽能夠幫着非難禽子，則所謂『爲我主義』，當已漸盛，而爲時人所注意。在楊氏本身言，則此時朱的年紀最少亦三十內外；在墨子方面言，翟死最少亦有十二年矣。那末，當墨翟死年，楊朱大概二十七、八

歲，較之禽滑釐約少三十歲，是則楊朱之生，大概在周威烈王十二年前後（西元前四一四年前後）。從此推算下去，至梁稱王之時，楊朱最多不過六十歲；至田和得齊之時，僅二十七歲上下耳。合觀楊朱篇所記三段，年代互相聯貫，未嘗矛盾，有使我們相信的可能。且也，誠如莊子應帝王及寓言所記，學術史上固不會如是之變遷，而楊朱之說，早已爲孔子所鳴攻，墨翟所非議，又何待莊、孟而後排斥？大抵莊子的云云，不是後人所妄造，便是莊周的寓言。所以我們還是相信楊朱的話，擬定楊朱爲西元前四一四至三三四年間的人，較孟軻約長四十餘歲；至孟子說拒楊、墨那番話的時候，大概楊朱已經死了。

第三節 楊朱的環境和他的學說淵源

甲、戰國時候，各諸侯都互展野心，忙於擴張勢力，驅無辜百姓去打仗，以完成他們自己的功名；摧殘民命，固不用說了，社會上的生計，也因此弄到困乏不堪。試看孟子書裏說：

『今夫天下之人牧，未有不嗜殺人者也。』

『今也，制民之產，仰不足以事父母，俯不足以蓄妻子，樂歲終身苦，凶年不免於死亡。』